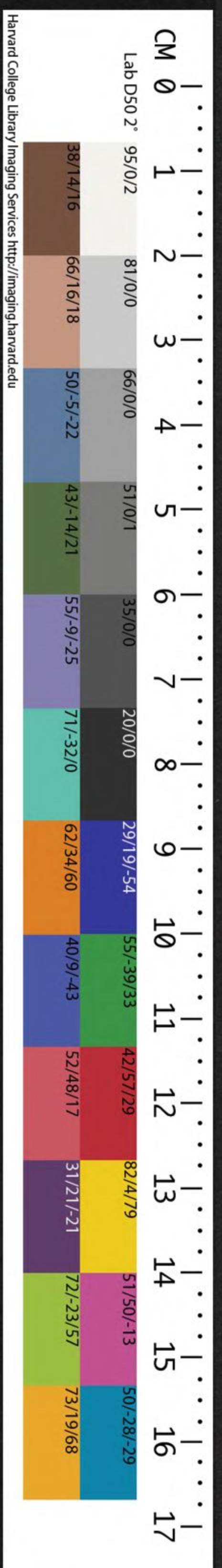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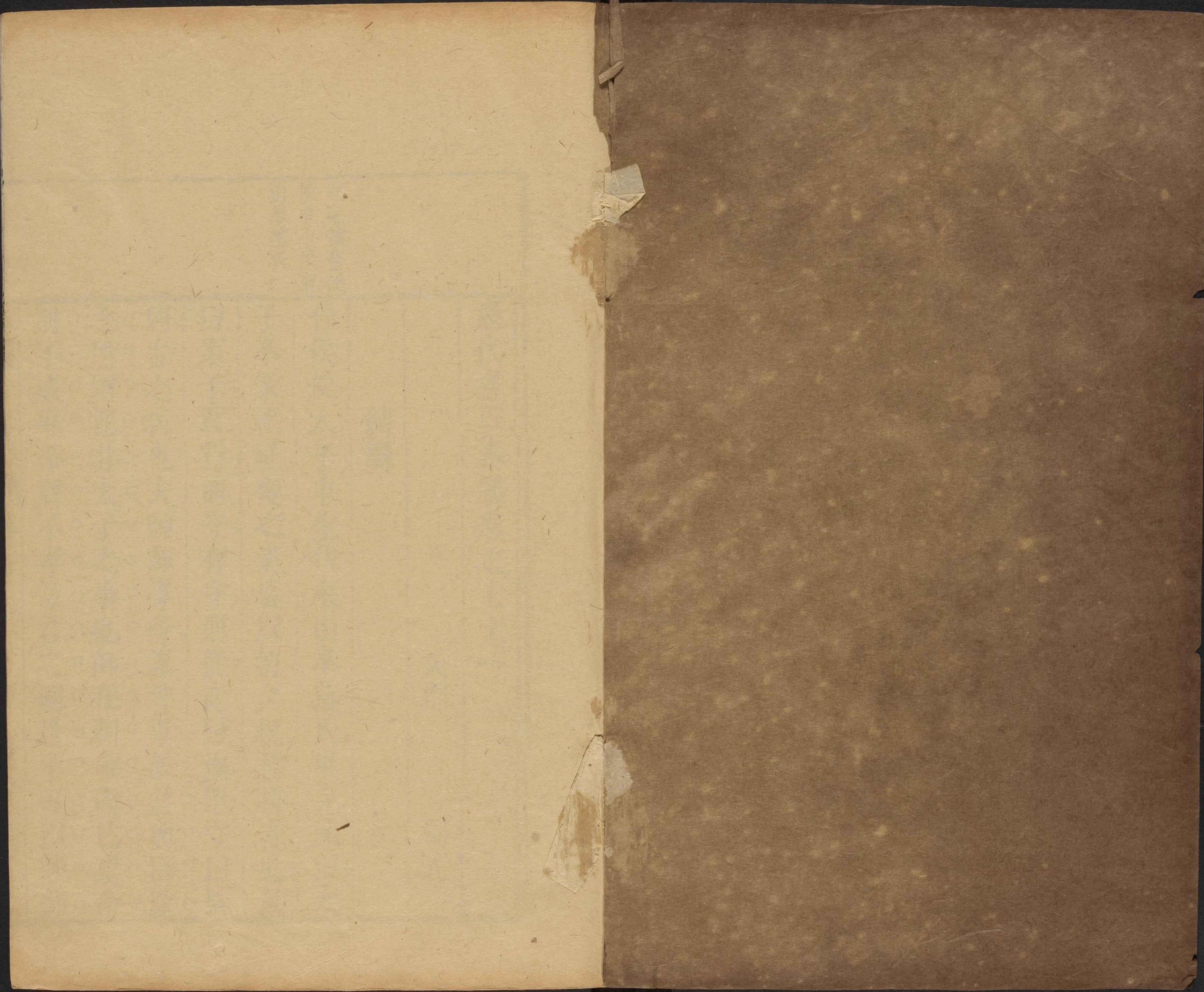
F. 2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L 4662.4831

T 4664/4244B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二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吳郡

刪正

儲嗣

里克諫晉侯
使申生伐東
山臯落氏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

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趙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

周紹論立傅之道六

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

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命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入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

屈建論恭王多寵子楚國必亂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

孫通諫易太子

漢高祖十二年。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太傅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

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且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柰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

有司請立太子

文帝二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

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

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蕭錯請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賜太子。

時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

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
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
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
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
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
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
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
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

是拜錯爲太子家令

亞關三老令
瓜茂松太子

武帝時壺關三老老戊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

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

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

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

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

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

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

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

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絕而。不通。太子進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

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倦倦。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宣帝時。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

疏廣論不當
使許舜監護

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
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
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
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
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元帝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
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
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
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

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
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
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
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
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王。女王驕盛。
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
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
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
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

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廼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

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東漢光武建武中。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宮

班彪請置太子及諸王國師保官屬

屬未備師保多闕司徒掾班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曰詒厥孫謀以實

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各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

日日請問而已明不媿贖廣其敬也書奏帝納
之

張佚論陰識
不當傳太子

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
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
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
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者以輔太子也今
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
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王則論保育
經

魏明帝時司徒王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
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
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
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
育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
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
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眾室以成王
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宮
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

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温秦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組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朕然無量。朕

太子

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吳大帝赤烏五年。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廟。邀和過所居。令公主使人覬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和寵稍損。後遂幽閑。尚書僕射屈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

明帝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

羊銜請詔兩宮廟加禮命

殊項之和霸不睦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眾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

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嚶嚶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

陸遜論遷庶之分

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與
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
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
矣
七年太子有不安之議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
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
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
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
匡得失

宋景公太子

九年朱選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
子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根本雅性仁孝天下歸
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
中生不存漢武信江克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
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

江統練太子

五事一朝夕

朝侍二咨訪

師戶三減畫

室之功罷後
國雜作四絕
西園賣葵菜
監子雞麩之

晉惠帝時江統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
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
上書諫曰三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

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

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賢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與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持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入弘範令軌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

奏議 卷七十一 十一
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
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
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恭儉
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
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
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
回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
其清德。此皆聖王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
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

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盃象箸。
肴膳之琛。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
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
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
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
象。畫室之功。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
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
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
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

劔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拱一人。以百里而拱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

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染相放。莫以爲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菜。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脩墻壁。動正屋瓦。臣以爲

此既違典。葵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善之。

間續理太子
寃

愍懷太子廢平樂鄉侯。間續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

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按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冢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

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頡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吏

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各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編費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惟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

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

情不私。通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

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恹恹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

請開來防以
安後嗣

奏議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眾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

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旣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旣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拒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

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拒
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
大○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
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
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
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
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
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
臣○貫○意○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

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
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
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
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
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
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
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
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
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

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疆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邠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於令。自今已後。諸有廢典。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君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書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

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纘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大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脩己。率多輕薄浮華。相

請擇寒門輔
導之臣。改五
日一朝之制

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
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
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
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
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
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
近代之朋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
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
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

親撻伯禽。曹參答竈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且

今不忍小相維持。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悞

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

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

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

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

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

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

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

冤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遣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邠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

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聞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倝、郭斌，則於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

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謚前見臣表
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為建。然觀其意欲與諸司
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
侍郎賈胤與謚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
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徽等皆
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
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
臣獨謂非但岳微。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
教。朝廷善其忠烈。為漢中太守。

齊王問請立
清河王覃為
太子

冲太孫薨。齊王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
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
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
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
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
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
志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眾孫之中。於
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
名德。草宜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

顯顯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為國
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羣公卿士，咸同
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為太子。

成帝時，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
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
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
從之。中書令散騎常侍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
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不授聖弟，
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

何充論立子
不當立弟

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令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
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
軒，冰克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克對
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知臣議，不覩升乎
之世，帝有慙色。」

宋文帝元嘉末，帝頗以後事為念，以侍中王僧
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
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
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

上僧綽論廢
太子劾事當
速斷

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
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
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
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太祖欲立
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鑠妃卽湛
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
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所謂惟
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
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

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人善沒取之事機雖
容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
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
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
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
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大
傷切直僧綽曰第亦恨若不直及邵弒逆江湛
在尚書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
後魏明元帝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

密問於白馬公崔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脩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造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此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德社稷幾危今宜早建

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克賓友入恩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事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周明獻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符成人而擇倒錯夫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與

衰存亡。豈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册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崑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推。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崑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在此稷。奚斤辨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大人之

元帝使長
奚斤安
同穆觀崔浩
丘推輔相太

丘推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矣。

任城王雲請
立太子源賀
東陽公承等
同之

孝文帝延典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任城王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神清曠。

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歷。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亡神器。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俟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爲

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

宣武帝延昌三年。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帶詹事丞揚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中。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羣寮任侍之式。非所以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後周武帝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旣無令德。惟

楊昱請召太子必降手勅

宇文孝伯請
選正人為太
子師友

孫伏伽請澄
澄友之選

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自高祖曰皇太子
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
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
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
欽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
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
下思之帝以正入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為右
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

唐高祖武德初法曹孫伏伽上言三事其一曰

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
不可不擇不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
色漫遊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
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
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耳
帝大悅

李百藥進贊
道賦以諷太
子

太宗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
承乾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遊無度百藥
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略曰在宗周之積德乃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望。以長嫡之隆重。監偏師於亭障。始禍則金以寒離。厥妖則火不炎。上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世。固明兩之逝作。高惑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爲。譎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景有慚於鄧子。成從璵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爭博。徹居儲兩時。猶切冲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據開博

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克。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宜嗣好儒。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匡遠。終獲戾於恭顯。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傳芳於前典。中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愛敬。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已。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

淫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涓。弊中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思。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悼愍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取於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政戒於京鄙。鄙韓子之所賜。重經術以爲寶。

咨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斧藻。庶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老。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見卿所作賦。述古儲貳事。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輔弼。正爲此事。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厩馬一疋。綵物三百段。

七年太子監國。詔杜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

唐太宗詔杜正倫佐太子

偽無不嘗及卽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
况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
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
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
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人兩宮
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
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
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
太子卽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

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

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
以周召爲保傅致理太平胡亥以趙高作傅旋
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
交遊惟柴紹寶誕等爲人旣非三益及居寶位
經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孫皓高緯之
暴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可與爲善可與
爲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豈
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近

魏徵論近習
宜慎

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張玄素諫太子遊畋廢學

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略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顧問以補萬一夫為人上者未有不其善但以

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七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胃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

隆尚須學文以飭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
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問
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於騎射畋遊酣
歌妓玩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
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卽亂恐殿
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
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薨玄素在東宮
頗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
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闕請

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
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槌擊之殆至於死是時承
乾好營造亭觀窮奢極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
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
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伏
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
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無家國所應
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
騎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

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日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宜猷禁門不異闌闔。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嫌猜。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

恐不逮節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望安居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

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財。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陵雲築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誠。昔趙質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用。或諫之以厚歛。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

于志寧請太子停工役絕

于志寧請太子

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冊。用爲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視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幸何庸於此中。更有脩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役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無復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千牛旣自不見。直長無由得知。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回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

者孔丘。先聖旣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聞宮內。往往取太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識恩。木石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棄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

漢書馬士諸
分番引突
厥聲監入宮

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
苦。又私引突厥羣監入宮。志寧上書諫曰。上天
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
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
抗法於伯禽。賈生諫爭於文帝。咸殷勤於端士。
皆懷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
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善則率士沾其恩。惡
則海內罹其福。近聞僕寺習馭。駕士獸醫。始自
春初。迄茲夏晚。恒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

親。闕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
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
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哥友等。咸是人面獸心。
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
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加不安。殿下必須上副
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
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
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
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

張師政乞干
承基不忍刺

于志寧

舍殺之志寧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正寢處苦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

孔穎達田經廣規諫之道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爭愈切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

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厲承乾之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一終

太子志寧輔導
唐太宗起復
太子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二

儲嗣

吳郡

唐太宗嘗謂左庶子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爲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

詔撰太子接
三師儀注

劉洎請弘遠
大之於展師
奏之義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
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
於是詔令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
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
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十八年晉王初立為皇太子尚未尊賢重道太
宗又嘗令太子居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
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
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禮之尊

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
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
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曾識憂懼無由
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
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千籥聽茲謠頌何以辨章
庶類甄覈彝倫歷考聖賢咸資琢玉是故周儲
上哲師望真而加裕漢蓄兩人引園綺而昭德
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
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

奏請
卷之十一
獻策務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資，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侍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筋躬有漸，寔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以臣愚短，幸忝侍從，思廣儲明，輕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睿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卽叙，九圍

清晏尚曰：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卽寓雕蟲，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摘玉華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借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

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詢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今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茂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推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

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羣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則與躬納相違監撫二周末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傳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朝拜謁既疏且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官案無因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

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效愚忠者。願蒼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迺日往來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

太宗自言遇
必誨太子

對曰。不知。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依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可以自鑑。

褚遂良請許
太子間還東
宮

太宗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褚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

論魏王稟料不當過東宮

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太宗寵愛魏王泰。月稟過皇太子。遠甚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庶子不得為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稟料過東宮。議者以為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室為複道。費財鉅萬。

魏徵請罷魏王入居武德殿

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致於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得免。今魏王新出閤。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敦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矣。論者為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舍。願罷之。成王以

寵為懼之美。帝悟乃止。

褚遂良論太子諸王定分最急

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泚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東賢者保傅之。夫事人。又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

太宗著令王府官不得過考

褚遂良諫立魏王

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閒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傅國晉王。朕甚憐之。起居郎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

本宗立晉王
為太子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
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
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
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
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
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
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
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
遂定

敬宗希武
后旨請立其
子弘為太子

高宗時王皇后無子以燕王忠為太子及后廢
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請立正嫡謂
太子忠宜同漢劉彊故事帝問立嫡若何對曰
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出微今
知有正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
曰忠故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
降封忠梁王

班班上書諫
太子

武后時姚班為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
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

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貝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王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

爲貴。皇王以非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

王慶之請以
武承嗣為皇
太子李昭德
管殺之

以仁傑注方
遺盧陵

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
時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武承嗣
為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鳳閣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李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
黨敗散因奏曰自古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
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
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
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於鸞臺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狄仁傑仁傑曰惟勸迎盧陵王可
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
莫敢對仁傑曰臣視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
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
人盧陵王代之不浹旬輒五萬今欲繼統非盧
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
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
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警陛下乎
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

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蘇安恒請傳
東宮

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冀州武邑人蘇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

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
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刻，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
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
平寓縣，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
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
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卽位。今太子年
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
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凌寢戕，臣

謂天意人事，遠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
極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
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
忠；畏事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
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

中宗初為太子時，生懿德太子重潤，高宗喜甚。
是歲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
敬彞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
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孫，齊立

敬彞王方
慶論肇建皇
孫不妨自我
作古

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

睿宗子憲讓楚王為太子

睿宗初以子憲為太子。後復位。楚王有功。將建東宮。未定。憲辭曰。儲嗣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帝嘉憲讓。遂許之。

玄宗時張九齡奏

張九齡請詳擇典故徵用各賢俾皇太子習學

廢太子瑛

玄宗寵倖惠妃。妃訴太子瑛于帝。帝大怒。欲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子孫蕃衍。柰何一日棄三子。昔晉獻公惑嬖姬之讒。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克巫蠱禍及太子。京師蹀血。晉惠帝有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唯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不廢。

李泌諫廢太子

肅宗時太子妃蕭母郃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中書侍郎李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悔曰我惟之子

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郃國為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爭數十意益堅帝悟太子乃得安時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廣平王行軍司馬李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

當為元帥

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乎？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元稹請選重
師保慎簡宮
僚

憲宗元和元年左拾遺元稹奏略曰：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自我太宗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

之後，宴遊飲食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各高盛。古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選亦甚重。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於武后臨朝，剪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危難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近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

選重師保。慎簡宮寮。令皇太子消諸王。定齒。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撤膳記過。以譬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舉。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足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真。勿。同。師。長。同。齒。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庸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又

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賊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

李絳請立太子

三年學士李絳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已。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覷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為憲章。伏

望陛下抑揮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典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光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虔懇未通於天地。孝誠未達於宗祧。而遽示天下私光。及于子孫。朕甚惡焉。然以卿忠誠。累有陳請。援引祖宗制度。經典憲章。事重禮崇。瞿然增惕。宜依所請。遂下制。司擇日。備禮册命。即惠昭太子也。

奏請立東

宣宗時御史中丞魏暮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愛昭論諸王子各置師傅
奏別禮秩

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暮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張昭遷都官員外郎。時皇子竟尚奢侈。昭疏諫曰。帝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豫為教道。何以置之盤牙。

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盡喜無稽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親賓滿座。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諧謔者多。以此而欲託以主鬯。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陛下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臣又聞古之人君卽位而封太

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太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視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疎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微幸。保宗之道。莫大於斯。明宗覽疏而不能用。

寇準請決立襄王為太子

陳靖請設太子師臣

宋太宗時寇準出知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

宋真宗咸平元年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言

陳靖請設太子師臣

天禧元年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陳靖上奏略曰虞舜之書則曰教胥子姬周之典則曰延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裘陳鹵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至若就道德敦孝恭此可以發智理於內也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齡是宜設彼師臣豐其禮數恢七教以興之德業廣五行俱下之聰明

仁宗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張述上奏

嘉祐五年述又上奏

張述請選擇親才賢早定嗣請擇舊祖太

宗賢子孫為
皇子
趙抃請立皇
嗣以答謫見
妖言之警
司馬光請建
儲副
論本根未建
患大於水災
汎溢穀帛窘
乏戎狄侵盜

六年述為職方員外郎提點淮浙銅場又上奏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言

三年通判并州司馬光請建儲副狀

嘉祐元年光又上言略曰當今最大最急之患
在於本根未建眾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
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
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
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况復細於彼三
事者烏足道哉

乞早定繼嗣
以遏亂源

光又上言

乞早定繼嗣
以遏亂源

六年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乞建儲上言

又乞建儲

光又乞建儲上劄子

論皇子曠不
宜久處外宅

七年光又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莫敢言諫官

范鎮首發其議光為開封府推官在并州聞而

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

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

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

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撥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

宗止辭不就，遂立為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請皇子必入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二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三

吳郡

刪正

儲嗣

吳奎請速定嗣

李大臨請早擇儲嗣以弭水災

龐籍請歷選宗室

宋仁宗嘉祐元年知制誥吳奎上奏

祕閣校理李大臨上奏

觀文殿學士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上奏

略曰陛下儲嗣未立宮坊虛位願歷選宗室宜

為嗣者速決聖斷天序既定羣心大安如天禧

之時先帝違豫溥率之誠雖懷憂戚而中外帖

然安心者以陛下在東宮故也。唐世方鎮之臣。上儲宮者數人。當時不以爲非。並蒙採用。遂得福歸王室。况臣感深愛切。苟以益國不疑不悔。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奏。

鎮又奏。

鎮又奏。

鎮又奏。

鎮又奏略曰。臣伏見天禧三年六月彗星見。未幾册陛下爲皇太子。是時真宗止有陛下。

范鎮論建儲

非明不審非

果不決

請速定儲以

止火雨之變

論都城大水

天雨變爲儲

位又虛

請建儲以答

星變

論流星大水

彗星之異皆

爲皇嗣未立

天下人心已有所係。然真宗遽立陛下爲皇太

子者。欲預正名分。以塞覬覦之路也。非私於陛

下也。爲宗廟社稷之計。與應天譴之變。皆當然

也。今陛下未有皇嗣。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

告陛下。以簡宗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覺悟。故

天又出彗。以告陛下。彗之變。主急兵。大臣又不

知先定大計。以備兵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親

捍之。雖勤勞如捍水之時。亦無益矣。

鎮又奏。

講定大計以
答天譴

論宗廟之憂

言不定副貳
不敢受知雜

御史職
請為宗廟社

稷計
言建儲章

歐陽修請養

宗室之賢者

為子

韓宗彥請修

胎養之令

鎮又奏

鎮又奏

鎮又奏

鎮又上奏

凡上十九次乞付
中書樞密參議

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奏

仁宗春秋高未有嗣集賢校理韓宗彥上書曰

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

勿筭一歲著為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

吳及請擇宗
室子以備儲
副

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胃請修胎養之令

且曰人君務繁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孫子矣

三年吳及改右正言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

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

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

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

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

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

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

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地之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

臣等請擇儲

則

所陳建太子

四年。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包拯上疏。拯嘗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宋祁遺奏請
建七鬯之王

時羣牧使宋祁卒。上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為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才。進爵親王。為七鬯之王。若六宮

胡宿請立副

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

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奏略曰。臣被旨令為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臣聞漢文帝二年。有司請豫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為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太宗。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室敦厚慈仁。可以為副君者。立之。則儲

貳之分定。天下之心安矣。

韓琦請置內學選擇宗室

首相韓琦上奏

請立宗實為皇子

琦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

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

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

呂誨上奏略曰。聞日近奏彗星躔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日明堂前。

爲太子後爲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質之知星者。以謂旣直且闇。而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又聞自夏秋。京師淫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江河泛溢。民戶墊溺。斯陰盛之沴。固有冥符。唐神龍初。洛水暴盛。宋務光曰。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美。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也。又聞

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亦陰沴之應。窺覲之心。不可不知其漸。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爲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賢稽合天意。况宗枝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久系。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最爲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樂安冲幼。而畏清河

嚴明。卒至於亂。苟有正人。讜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

請先正至陶等職任

同知諫院呂誨又上奏曰。伏覩淮陽郡王宮置翊善侍講等官。又聞翊善王陶等請郡王當拜禮者。臣竊思之名。有不正禮。固失宜。今王出閣。儀非開府。當且設師友。未宜建置僚屬。國朝至道元年。中書奏案。唐文宗朝。李石言。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隆殺之禮。請改為奉請王講讀。皇姪皇孫。是環衛之職。請以教授為名。從

陳洙請擇宗室

王陶請命宗室
實速補宗正官

之先帝為壽春郡王。命張士遜。崔遵度為友。至天禧中。士遜為諫議大夫。兼太子庶子。詣資善堂。叅見。猶令升階列拜。自是始有跪受之禮。事體甚明。乞朝廷先正陶等職任。名位既正。禮分自安。况郡王年已長立。當早出閣。以奉朝請。如此。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為寮屬。於禮宜矣。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上奏。七年。右正言王陶上奏略曰。數歲以來。災異頻數。不可勝紀。今春徐陳許蔡。迫京畿之民。訛言

相傳掘土而食。近又龍鬪於南京之舊驛。盛夏火王。金當消。又太白芒角盛大。陵犯熒惑。又太白經天。與歲星晝見。天地人事皆見變異。其占為兵。為凶。為人心不安。為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為陛下言之者。陛下當思先帝付託之重。使宗廟社稷生民有所依賴。天下忠臣節士有所取正。無令漢成帝獨有美名也。

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監察御史傅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為皇子。有司闕

傅堯俞請皇
子朝夕侍膳

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

英宗初即位。同知諫院呂誨上奏。

誨又上慈聖皇后乞調治聖躬。建立儲副。奏。

知諫院司馬光上劄子。略曰。陛下差直史館王

陶克皇子伴讀。秘閣校理孫思恭。克本位說書。

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

呂誨請立淮
王為太子

乞調治聖躬

建立儲副

司馬光請多

置皇子官屬

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此教之所以為益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尤以備皇子官屬。

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上奏

傅堯俞請准
賜郡王外居
別有別室

呂大防論類
王府記室陳
薦侍講孫固
當以授別職

治平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上奏略曰。元子輔導之職。在虞有夔。周有周召。史佚太顛。散宜生。閔天。漢則有留侯。四皓。二疏。石奮。丙吉。韋元成。鄧禹。桓榮。晉則有山濤。張華。王導。賀循。皆以元臣巨儒。輔正儲貳。竊見近除穎王府記室。陳薦侍講孫固。道義無門。學問至淺。宜改授別職。依舊令置王傅友官。擇兩制之臣。有道德學問者。克其任。

張方平請選
穎王宮寮

三年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奏

劉庠請立穎

張方平請先
正統本

英宗不豫。儲嗣未正。劉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卽爲無窮計。穎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熙寧九年。宣徽使張方平上言曰。臣聞王者大居正。謂王者君國。當先正其統本也。三代遠矣。漢唐之盛。君卽位。太后太子多同時建立。立太子不以長幼。其緩者不過二三年。不然則必有故。史策具存矣。本朝太祖開國。知天命。屬有太宗。故不與子。然以儲位寓於京尹。太宗自

京尹踐祚。真宗自京尹登儲位。仁宗未嘗出閣。卽登儲位。先帝入纂大統。尋登尊位。尹京故事。蓋未有。陛下卽位及今九年。受天之祐。早有前星之慶。正統大本。謂宜時定。上以尊宗廟。下以係天下之心。

王安石諫遷
民墓

神宗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知開封府王安石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黃履請立太子保傅

劉元承請慎擇皇子左右

元豐六年禮部尚書黃履上奏

徽宗時劉元承論謹擇皇子宫屬疏略曰臣聞天下之本有三法度人材皇子是也而法度人材又以皇子為之本迺者皇子就傅翊善侍講記室之職實掌教諭慎東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不慎蓋教諭之官趨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于側所以服習積貫者為賴已多必得其人乃克有補

欽宗時御史胡舜陟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

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

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入陣法宜厚禮招之

請正建儲君之

高宗時知漳州廖剛奏略曰陛下昨者慨然念往轍之或非懼天譴之有在於是建國公之封蓋將以承天意而示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為子者豈尚有所待邪有所待則

是應天之誠未至也。臣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使四方萬里。九夷八蠻。皆知陛下此舉。出於誠心。而志先定矣。異時雖有百斯男。不復變易。此於聖德。豈不光大哉。且作善降祥。天鑒靡忒。自古命以義者。後世子孫。往往復受天命。如仲雍避季。而壽夢有吳。宣公立和。而與夷有宋之類。是也。

真亮請選
八祖諸孫

建炎四年。至越。上虞丞婁寅亮上疏曰。先正有

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

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鑿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懌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

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悞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去歲上章。誤蒙采聽。望宣告大臣行之。他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

紹興元年張浚上言

孝宗時張浚上言

信州守王師愈奏略曰。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

張浚乞多擇

宗室

請舉漢高故

爭首建太子

王師愈論太

子不宜領臨
安府尹

習勞辱煩劇。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
壓鎮撫。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爲
順。三代時。諸侯入爲王官者固多。若已正儲貳。
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况自藝祖以
來。天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爲故事。建隆初。太宗
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卽位。則秦王
尹京。秦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旣卒。真宗皇
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八年始升儲。
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處東宮。以全儲貳之

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已是大臣失於討論。豈
可復舉。真宗旣卽位。卽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
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未聞已升儲。乃
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以皇太子出牧開封。二
日而卽位。事出倉卒。非可爲法。真宗皇帝。以至
道元年九月升儲。至三年三月卽位。自升儲至
卽位。止一年半。府僚郡政。相仍未久。故未見有
不便。今陛下春秋鼎盛。方宵衣旰食。以濟大業。
未至倦勤。若以皇太子監國。撫軍無所不可。若

况以一州吏事誠非所宜也。真宗皇帝在東宮。講讀勸諭之官。汨沒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以輔導啓迪。從容議論。唯日困於簿書。期會無乃失職乎。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為駐蹕之地。所以不為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不同。今陛下方以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舉尹京故事於臨安。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復意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

四海之心

王十朋乞廢
太子尹京之

太子詹事王十朋上疏略曰。臣聞三王之教。世子也不過教之以禮樂。樂以治內。禮以治外。俾知父子君臣之義而已。成王之為太子也。召公為保。周公為傅。太公為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未聞其尹京也。國朝雖有真宗故事。至仁宗為太子。則不然。當時左右前後罔匪正人。養成仁厚之性。四十二年之治。雖堯舜亡以加。初不由尹京。然也。况今天府事繁。其

所委任之臣未必有如畢士安者使太子裁決事事皆善亦不足以爲聰明增盛德萬一少有過差易得浮議傳聞四方所損非細非所以愛太子也大抵太子之職在於問安視膳而已至於撫軍監國皆非得已事也陛下但遴擇端人正士養成德性相與講論古今治亂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願寢尹京之議以安國本

孝宗嘗有旨令皇子慶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屯田員外郎兼直講林

林栗論太子
諸王不當議
論時政

栗以爲不可乃疏言漢武帝爲長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

留正請令嘉
王正儲位

光宗時嘉王感疾左丞相留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迺令蚤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家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家嫡出閣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呂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

寧宗時衛涇奏

衛涇論太子
參決事仍乞
印筆施行
嗚復論先
禮禮可行

理宗時參知政事李鳴復奏曰臣嘗讀國史見真宗皇帝以綠車旄節迎養濮王于禁中至仁

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其後授防禦使累拜節度使封汝南郡王兩典大宗正寺人人畏愛心服當時美之後世頌之皆禁中敦養之力也皇嗣未定而養之於內皇嗣既生而送之於邸先朝典禮具在可行伏乞睿炤

金世宗太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司徒兼樞密使徒單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

徒單克寧請
立金源郡王
為皇太孫

張行信請立
皇嗣

宣宗即位改元貞祐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以皇

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為儲副。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冊墀，還列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願酌前代故事，蚤定其位，慎選官僚，輔成德器。上嘉納之。

完顏素蘭請
選人輔翼太

四年哀宗為皇太子，春宮所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監察御史完顏素蘭上章言：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倘更選賢如周召之

古論德升
請選德望之

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

士左右太子

知大原府事烏古論德升上言

劉容論輔翼
太子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會立詹事院、中書省掾劉容上言曰：太子天下本，苟不得端人正士左右輔翼之，使傾邪側媚之徒進，必有損令德。聞者是之，俄命為太子司議。

趙天麟論東
宮不當領中
書樞密之職

時東平趙天麟上策略曰：臣聞未宜輕舉者，四海之宗不可常空者，三台之位。是以貞臣守道，虞人違析羽之招，明主防微。漢帝拒郎官之請，

斯皆小節。尚貫大經。矧此國基。係乎太子。方其幼也。但可齒學。而振風及其長也。但可安心而行。孝奚暇乎他事哉。今國家鋪張治具。整頓條綱。內焉三公九卿。外焉而庶疆諸尹。例皆舉賢推德。使宅高下之員。撥務分司。嚴糾傾邪之類。蓋欲有生皆樂。無物不安。旁推惻隱之心。迓續文明之治。至於中書一令。樞密一使。嘗使東宮。領之連旬累月。望儲闈銅輦之來臨。虛榭空帷。金輝之太坐。事專歸于副相。政並決於

同僚。臣以爲中書者機務之關。津天門之鎖鑰。樞密者疆場之守衛。熊虎之維綱。良才司令。則坐撫塵清。昧者持衡。則多生僻事。由此觀之。軍民二柄。治亂所關。具其員而非其才。尚恐難行。設其位而曠其員。云何可治。且太子正名之後。雖諸王莫得而同。有三師三少之徒。立詹事屬官之院。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又何須銀章玉帶。耀一品之華階。宥府都堂。占大臣之上位。名爲重之適。所以輕之也。若謂

藉其重以鎮之。則朝臣政事無不奏聞。是天威已鎮之矣。何煩太子鎮之哉。若爲他人不可爲此職。則太師太保國王暨劉公爲之矣。太傅司徒亦有爲之者矣。觀彼四職不下於此。皆令異姓爲之。何獨人不敢爲此職哉。况耶律公已嘗作中書令乎。太子之道。春誦夏絃。秋習禮。冬讀書。龍樓問寢。慤慤於內。豎之前甲。觀尊師懇惻於春官之側。以徽柔爲本。以仁孝爲先。及其旣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敢諫之

鼓。此所以周公示法於成王。賈子忠告於漢也。以陛下之聖。猶立保傅。在太子矣。疑望慎選。碩人輔導。太子無令。降居臣職。以輕其身。當使益增其明。以成其孝。如此則乾符永握。黔黎知大本之安。震德惟新。天地有長男之美。更望陛下近擇宗室。旁及岩穴。舉大賢充令使之官。卽聖主錫軍民之福也。

世祖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真公輔器。帝然之。命驛召雄飛至。問以方今所急。

張雄飛請建

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間聞小人
 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
 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
 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起。稱善者久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三終

